

爸妈的小菜园

钟凤军



爸妈在院落里种着一块小菜园,这小菜园在偌大家院子里的西边位置,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的面积。每年春季开种的时候,爸妈会提前把院外的粪肥弄回到院内的地里,遇到粪肥不够用的时候,就向邻居们买一车,以保证肥料足够使用。开种时,爸爸联系耕地的师傅来耕地,耕过地后就开始整理菜畦子,那菜畦子被爸妈整理得方方正正,每年如此。

每当我回去推开大门的时候,呈现在眼前的是大

片生机盎然的景色。首先,映入眼帘的是那整齐的菜畦,进入菜园,蔬菜还真不少,有豆角、辣椒、茄子、冬瓜、黄瓜、大葱、玉米等,各种蔬菜在这里争奇斗艳,奋力生长。

那豆角像长长的链条,连接着丰收的希望,诉说着大地的慷慨与壮丽;那辣椒像是燃烧的火焰,在菜畦中绽放着热烈的光彩,彰显着生命的力量;那茄子就像穿着紫袍的胖娃娃,饱满修长的身躯,仿佛是大

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;那冬瓜好似一个胖胖的小娃,圆滚滚的,十分可爱;那大葱像绿色的利剑,直指苍穹,展现出一种豪迈之气;那黄瓜藤沿着架子攀爬,像是绿色的小蛇在探索未知;那粗壮的玉米秆像挺拔的卫士,守护着这片肥沃的菜园地。

菜园宛如大地铺开的绿毯,一垄垄的蔬菜是绣在上面精美的图案。阳光倾洒在菜畦上,给每一株蔬菜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清晨的露珠挂在菜畦里的菜叶上,宛如晶莹的珍珠。这就是爸妈开辟的一个小小的菜园,放眼望去,绿油油的,嫩生生的,很是让人喜欢。小菜园长势这么好,离不开爸妈的悉心照料,浇水、施肥、除草……爸妈每日的悠闲时光,大多在摆弄着菜园里的蔬菜。

爸妈的菜园,似乎从不缺少儿孙们喜欢吃的蔬菜,菜园虽小,却五脏俱全。每逢知道儿孙们要回来的时候,爸妈就早早地把菜采摘好,剥掉腐烂茎叶,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“院里的菜又该摘了,你们回来吗?”爸妈总是给我们打电话催促着。

等回到家后,看到爸妈早已把菜分成几份摆放到大门洞里,我总是感慨,这一份份菜里都是沉甸甸的关心、牵肠挂肚的疼爱,说不出的牵挂。

爸妈种的蔬菜虽然比不上山珍海味,却总能让我暖入心底。每当我吃到爸妈种的蔬菜,心底里便会涌起无限温暖。

随着爸妈年龄的增高,他们基本干不动活儿了,我们姊妹三人常劝爸妈少种点或别种了,可他们总是放不下那块小菜园,那块充满真情与暖心的小菜园。

有人说:小菜园是爸妈的孩子,能够相互给予,相互慰藉。也有人说:小菜园是爸妈的歌,每一个角落都留着他们的足迹,所以说,读懂了爸妈小菜园的含义,也就读懂了他们的爱与心意。

夏日的乡野

王振其

老家初夏的乡野,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青砖黛瓦的村落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怀抱中,清晨的阳光照在瓦上,泛着温润的光泽,与淡青色的外墙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光影在瓦楞间编织出立体的韵律,云影游移间,整个村落仿佛浸泡在琥珀色的光晕里,散发着诱人的烟火气息。屋檐下垂落的蛛网沾着晨露,路边的艾草随风摇曳,随处绽放的野花开得有些羞涩,像是怕惊扰了乡野的宁静。

沟川坝田里,整齐的玉米犹如列队的士兵,笔直地伫立在田野间,叶片上的晨露折射出细碎彩环,与禾苗倒影交相辉映。

老乡的草帽挂在田边的树杈上,随风轻轻晃动,帽檐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。老乡弓着腰挥动着锄头,小心翼翼地侍弄着禾苗,生怕惊动了这些幼小的生命。他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,那是阳光和风霜共同的作品。他的眼睛却很亮,映着禾苗的绿色,天空的蓝色、土地的褐色。渐渐地,他那古铜色的背上渗出了盐霜,汗珠坠入泥土的刹那,仿佛在吟诵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诗行。麻雀偷吃谷粒,却把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句子撒了满地。这时,一群不知名的小鸟从茂密的松林里惊起,扑噜噜掠过坝田,翅膀擦起细碎的风声,在寂静的乡野里格外清晰。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,又似乎以另一种方式流动着。



禾苗在生长,昆虫在鸣叫,鸟儿在飞翔,云在流动,光在变幻。一切都在静默中发生,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完成。

云絮在天空中舒展成水墨长卷,积云边缘被阳光镀上金边,卷云则如棉絮般轻盈飘散。远眺,黛青色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山脚下零星的太阳树如同大地的句读,为这幅乡野诗画标点停顿。从翡翠绿的坝田到青砖黛瓦的民居,再到雾蒙蒙的远山,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农耕文明与自然节律的和谐共鸣。这和谱不是刻意为之的造作,而是千百年来植根于此的人们与土地相互驯服的结果。他们知道何时播种,何时收获,知道土地的脾气,知道雨水的性情。

几株大树散落在原野上,枝干使劲刺破天际,树冠在风中舒展成伞盖。它们像是乡野的守望者,见证着季节的更替、时代的轮回。

黄昏,乡野的天空被晚霞染成了金红色,老牛悠闲地归家,倦鸟也纷纷回巢。此时,牵牛花轻轻吟唱,向日葵低头沉思,一天的喧嚣在此刻沉淀,带来无尽的宁静与温馨。

夜幕像轻柔的纱幔缓缓垂落,笼罩着村庄。暮色中的山峦起伏如黛,田埂间跳跃的溪流也躲进了暗处。萤火虫打开灯笼,蟋蟀在草丛中低声吟唱,青蛙在田埂上呱呱作伴,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在这里悄然奏响。

夏日的乡野是一幅充满田园诗意与宁静氛围的农村画卷,但在宁静之下,是永不停息的生命律动。

母亲晒的苦瓜片

柳仁强

袖防止水稻割手,但是脸上就难免了。这个活既要用力拔杂草,又要一直弯着腰,很是吃力。脸上被秧苗割得辣乎乎痛,汗水和露水侵入眼睛难以睁开。

天气很炎热,最盼望的,就是薅到了田坎上,如果田坎旁边有树,就猫到树荫下凉快一会儿。树荫真凉快啊,吹着小风,真的不想再去太阳底下干活,直到父母喊我,我才拖着沉重的步伐,很不情愿地田拔草。

薅完秧后,到了收烤烟的季节,接下来的活路就是采摘烟叶。天刚亮,我们一家人就带着竹篮子、背兜等工具去地里摘烟叶。在烟地里,烟叶挂满了露水,我们弯着腰,一到头浑身就已经被露水浸透。阳光照在黄绿色的烟叶上,只要有风,就会让人浑身冰冷,直打哆嗦。摘完烟叶后我们肩挑背驮地把烟叶运回家。一般中午十二点才回家。吃过中午饭后就开始缠烟,缠烟完后又要上炕,摘烟叶的那一天活又重又累,骨头像散了架。

水稻成熟了,父亲扛着重重的秧兜和躺席来到稻田里,躺席放在秧兜上形成一面挡墙。母亲和姐姐、弟弟挥着手中的镰刀割着沉甸甸的稻谷。

我和父亲每人拿一把稻谷在秧兜旁边有节奏地打谷子,不一会,秧兜就满了,用撮箕把谷子撮到口袋里装好。在放活路时,还要每人背几袋稻谷回家。一天下来,又累又饿,满头满脸都是稻草那个灰,渴得嗓子冒烟。

那时候,我总觉得我们家总有干不完活路。每天放学回家,姐姐就要地里割猪草回来还要煮饭,弟弟要到山坡上放牛还要割捆牛草,我要到山上砍柴回家还要到水井挑水,我家房屋四周都堆满了木柴。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父母不让我们闲着,总有让我们干不完的农活,让我们吃更多的苦,培养了我们从不睡懒觉的习惯,培养了我们能

吃苦耐劳的本事和艰苦奋斗的精神,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
成年后,我才慢慢懂得母亲说的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!”的道理。

后来,苦尽甘来。我考上了学校参加了工作,家庭条件也越来越好,竟渐渐忘了屋前那些苦瓜藤。但是,母亲依然保留种植苦瓜的习惯。只是随着年龄增长,经历的事情多了,吃了不少生活的苦,苦瓜在我心里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,才没有以前那么厌恶苦瓜。前些年的体检中我出现高血压、高血脂的代谢综合症,医生除服药外,可以用苦瓜泡水喝,对我降血压、血脂很有帮助。于是,老婆常常从菜市买一些苦瓜来,做凉拌苦瓜、鸡蛋炒苦瓜等吃法。从此,苦瓜便成为我最喜欢的美食。

十年前,母亲得知我患有高血压。每年的夏天,天气好的日子,母亲会把自家种的新鲜苦瓜切成薄薄的片,均匀地摊在竹筛上,搬到院子里向阳的地方晒。苦瓜片起初还带着水润的青绿色,被太阳晒得渐渐蜷缩起边儿,颜色也慢慢沉淀成深绿,最后变成带着点褐黄的干片,院子里的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清香味。

母亲每次给我送干苦瓜来,总是叮嘱我少喝酒,多喝苦瓜水,说这苦瓜片用处多,泡水里喝能败火降血压和血脂,炖肉时放几片能解腻,甚至还细心地用棉纸把那些苦瓜包好。我看那一片片小小的苦瓜片,我心里知道晒进去的是阳光,藏着的却是母亲的耐心,还有对我最温暖最朴素的爱。每次看到它们,就像看到母亲在院子里翻动竹筛的身影,就会想起那些年我们吃苦的艰难日子,心里暖乎乎的。

前些年,老家的房屋和土地被征收,勤劳一生的母亲闲不住,她在已经征收未用的土地上种植一些蔬菜,每到赶集市的一天,母亲都会背一

姥爷的骡子车

安静

滑落的薄毯轻轻盖在我身上,浑浊的眼睛里盛满笑意:“眯一觉吧,到地方姥爷喊你。”

农忙时节,骡子车成了村里最忙碌的“明星”。天不亮就穿梭在玉米地间,风裹着玉米叶的清甜,还有骡子身上的温热气息,装满一车又一车饱满的玉米棒。我依然爱躺在车厢里,看姥爷和乡亲们踮着脚掰玉米,秸秆断裂的“咔嚓”声与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交织。姥爷布满老茧的手摘下玉米,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闪烁,而我在摇晃的车厢里,数着掠过玉米梢的麻雀,等风送来远处野菊的芬芳。

姥爷走后,那辆骡子车孤零零地停在院子角落。失去保养的车辕裂痕越来越深,铜铃铛不再作响。后来村里通了水泥路,拖拉机、三轮车取代了古老的骡车,它最终被拆成木柴,化成灶膛里的一缕青烟。

如今故地重游,曾经的院子早已拆迁。我闭上眼,仿佛还能看见骡子扬起鬃毛,车板上躺着小小的孩子,看流云在蓝天上写诗。推土机碾过的不仅是土坯墙和石板路,更是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岁月带走了旧物,也带走了承载回忆的院落,却带不走刻在心底的温度。那辆吱呀作响的骡子车,永远停在记忆的渡口,载着祖孙间最绵长的牵挂,在时光长河里静静流淌。



周末,母亲从老家打电话说:“趁这几天天好,我晒了一些苦瓜片,你有空来拿去。”我才想起又到了吃苦瓜的季节。

前几年,我患了高血压、高血脂等慢性病,每年这个季节母亲都要为我晒一些苦瓜,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用苦瓜片泡水,来度过炎热的夏季。

还在我小的时候,我家屋前房后种有很多苦瓜。苦瓜叶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。苦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,总有蜜蜂在花上采蜜。到了盛夏季节,苦瓜藤上结满了青色的苦瓜,苦瓜皮是绿的,里面的瓢和籽是红的。过熟的苦瓜红得像玛瑙、热血。当我掰开时,两片像船一样盛满了鲜红欲滴的瓢和籽,那红色的瓜瓢十分诱人。我情不自禁用手扣一些瓜瓢放入口中很甜很甜,像尝了一块糖,可苦瓜肉呢,还是苦得皱眉头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每年夏天,父亲总会炒上一盘苦瓜,一筷子入嘴,嚼得汁液四溢,脆脆有声,夹上一片诱骗我们说:“吃一片? 清爽脆嫩,最降火啦!”我连忙捂住碗口,连连拒绝。此时,母亲会说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!”其实我和姐姐、弟弟都不爱吃苦瓜,都喜欢甜的东西,所以,那时候吃苦瓜,都觉得太苦了,不好吃,也不懂母亲说那话的意思。

小时候,我不仅不喜欢吃苦瓜,还不想干苦力。但那时候的农村总有做不完的苦力活。

我记得每年的暑假,我们几姊妹都会被父母安排满满的农活。我每天差不多六点多钟起床,那个时候真困啊,眼睛都困得睁不开,然后,就随父母到稻田里薅草。

此时水稻已经长高,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,如果杂草除不及时,将会影响到水稻的产量。薅“二道秧”要用手在水田里拔杂草。一般都穿长

些蔬菜到集市去卖。我曾经试着劝母亲不要多种蔬菜,母亲坚决不同意,她说我身体还可以干活,还说种菜就是锻炼身体。我拗不过母亲,只好随她愿。

几年过去,如今母亲已七十几岁,我每次回老家都劝她不要再种那么多菜,不要太辛苦,实在要种就种一些葱葱蒜蒜、芹菜等不需要更多体力的蔬菜。母亲也采纳我的意见,不再种植高强体力的蔬菜,只种植一些“要要”蔬菜。但母亲每年都要种一些苦瓜,每年都要为我晒一些苦瓜片。

去年夏天我回到老家,母亲的菜园里的苦瓜藤依旧茂盛。母亲却对我说:“晒苦瓜要到六楼的水泥板上去晒,现在老了,爬六楼都爬不动了。”她又对我说:“趁这些年身体还可以帮你晒一些苦瓜片,可以一直晒到我走不动为止!”我没接话,低头翻着那些渐渐蜷曲的苦瓜片,忽然发现它们像极了母亲手上的纹路,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阳光的温度。阳光照在母亲浓密的白发上,我心里明白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原来一直都还在,一定要珍惜父母健在的日子。

今年初,我在母亲的菜园里,向母亲要了几根苦瓜秧带回县城,把它们栽在自己家楼顶的花坛里。我还特意为苦瓜搭了一个架子,希望它能够像小时候老家那些苦瓜能够枝繁叶茂,开花结果,很期盼能够品尝自己种植苦瓜,也希望自己能够晒一些苦瓜。

但事与愿违,那几根苦瓜虽然也爬上架子,也开满了黄花,但就是一直没有结出苦瓜。而母亲那些同批的苦瓜秧却结满了苦瓜,并且已经成熟。从比较中我才明白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时才懂,母亲每年晒的那些苦瓜片,得用多少鲜苦瓜,得爬多少趟楼梯,得翻多少回竹筛? 那些曾经被我视作理所当然的付出,原来透着母亲多少心血。

客厅里茶几上玻璃罐里的苦瓜片又快见底了。我挂断母亲电话后,窗外的阳光正好,我仿佛看见竹筛上的苦瓜片正在轻轻舒展,而母亲的爱,正顺着那些阳光的脉络,一点点漫进岁月的肌理里,清苦而绵长。我仿佛觉得这个夏天不太热,连空气都像母亲晒的苦瓜一样回甘的甜。